



杨少衡 著

# 风口浪尖

你时时都处在风口浪尖  
若不心存敬畏 终将付出代价

杨少衡惊心动魄的**反腐**力作  
李敬泽 梁鸿鹰 程德培 倾情推荐

CMS  
PUBLISHING & MEDIA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版权信息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风口浪尖/杨少衡著.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6.12

ISBN 978-7-5404-7693-9

I.①风... II.①杨...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164989号

风口浪尖

杨少衡 著

出版人：曾赛丰

选题策划：龚煌景（龚湘海）

责任编辑：龚煌景（龚湘海）杨晓澜

版式设计：流畅图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）

网址：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

201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970mm×670mm 1/16

印张：15.5

字数：250千字

印数：1-20,000

书号：ISBN 978-7-5404-7693-9

定价：34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# 目 录

---

[版权信息](#)

[第一章](#)

[第二章](#)

[第三章](#)

[第四章](#)

[第五章](#)

[第六章](#)

[第七章](#)

[尾声](#)

# 第一章

## 1

张子清在车上接到孙庆明的电话。不容对方发声，张子清开口即批。

“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”他问，“孙大主印？”

孙庆明张口结舌，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。

“李，李，”话说一半他忽然改口，“张副市长，你在哪里？”

张子清有数了：孙庆明旁边有人。那人是谁？必定是李龙章。

张子清没放过孙庆明，当即抓住机会，批他个痛快。张子清说市长们挂钩县区，都是早有分工，已经运行有序。事到临头需要变动，没说不行，但是应当考虑周到，至少事先通个气，征求一下意见。哪里可以顺手拟个名单，随意搭配，乱点鸳鸯，往市长手里一送，会上一发，既成事实，这就完事了？

“这样当主印称职吗？能不出事吗？”他问。

孙庆明是市政府办主任，张子清故意读别字，略加嘲讽，把他叫成“主印”。张子清不加语速，不抬声调，但是每句话都分量沉重有如拳头，其中重点就是“出事”。出什么事呢？不必多说，点到为止，表明很严重。孙庆明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口吃，“这这这”说不成话。他“这这这”的意思不外是“这是李市长定的”，不是他自作主张。但是我不敢说，因为李龙章就在他身边站着，可能还板着个脸，让孙庆明只能支支吾吾。张子清可不管这个，就是揪着他不放，特此训示。请李市长稍候片刻，一会儿尽管追问孙庆明无妨，这些话就是要孙庆明照搬给李龙章，包括口气在内。

“眼下满地都是稻草人，不出事则罢，一出肯定就是大事。”张子清借题发挥，“出大事怎么办？往老天爷那里一推？全球气候变暖，二氧化碳排放太多，两句话够了？有这么愉快吗？想得太天真。指挥调度有误，首先拿你是问。你瞎参谋，胡来。”

“张副市长，我，我说。”

“算了。我在高速公路上，去北岭。”

张子清把手机关了。

张子清挺窝火，刚才在会议室就差点发作，坐在会议桌对面的唐亚泰不住对他使眼色，才让他忍了下来。此刻孙庆明算倒霉，赶上来找训，帮助张副市长出了压在肚子里边的这口怒气。孙庆明当然不是没事找事，自愿冒头挨批，一定是李龙章不放心，让他打电话追赶张子清的。所以张子清给孙主任洗脸，捎带着也把孙主任后边李市长的脸给洗了。这脸没洗太重，话没太往深里说，聊表生气，发泄一点不满而已。张子清个子大，分量足，有派头，一向不怒而威，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让人吃不消。火发大了确实也不行，不能让人家孙庆明太冤枉，该批的是李龙章。问题是张副市长可以批李市长吗？批了又能怎么样？

张子清原本计划今天一早动身，到北岭去。不料清晨孙庆明打来电话，称李市长定于上午八点半开碰头会，请在家各位副市长与会。张子清一听挺诧异，通常情况下市长碰头会应当有个提前商量，至少昨晚就该通知，这么临时急召很少见。他询问是哪个人脚后跟给点着了，需要紧急救火？孙庆明含含糊糊，只说是李市长交代，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。张子清再问只是碰个头，或者得准备把屁股粘在椅子上？孙庆明称李市长只说碰头，应当不用太长时间。

张子清表示怀疑：“我拿拐棒走着瞧。”

张子清赶到市政府会议室。下轿车时，他特意比个手势，让坐在助手位上的小赵把他的拐棒取下来。张子清拿着那拐棒走过道上电梯，小赵于身后随行。小赵是政府办综合科干事，平日里跟随张子清，年轻人很机灵，知道看好张子清那支拐棒。那是一支非常精致的木质拐棒，枝干笔直，纹路细密，节骨结实，乌黑发亮。

张子清支着拐棒进会议室时，唐亚泰已经坐在里边，他看着张子清发笑。

“张副有点夸张啊。”唐亚泰说。

张子清开玩笑：“唐亚凶有所不懂，麻风很痛苦的。”

他即席介绍，说麻风属代谢失调疾病，跟身体内部一种叫作嘌呤的物质有关。害麻风不能吃海鲜喝啤酒，那等于注射嘌呤，自杀行为。

唐亚泰笑：“这听起来好像叫痛风吧？”

张子清做恍然大悟状：“哦，这才明白了。”

张子清是开玩笑，他喜欢故意读别字自我调侃。他管唐亚泰叫“唐亚凶”也属调侃。政府班子里，他们俩喜欢互相打趣。

当天上午的碰头会真是没开太长，但是并不轻松。李龙章紧急召集大家碰头，动因是省政府昨晚发来一份明传电报，该电报似乎并没有特别紧急，李龙章却格外重视，一定要尽快把各位副市长叫来共同学习并贯彻部署。省政府这份电报主题是关于抗台风防汛，该事项其实相当寻常，每年初夏台风季到来之后，省里都会就同一主题发出若干明传，提出若干要求，强调重在防范。今年入夏以来，太平洋上空热带气旋非常活跃，已有几个强热带风暴挟风带雨袭扰东南，它们不约而同都拒绝到访本省，一个月前曾有一个台风预计将正面袭击本省，结果也中途改道，远远转离，最终跑到韩国肇事去了。省政府担心各地因此麻痹大意，不时发电提示警惕。一周前西太平洋又有一个强台风形成，该台风被命名为“海王”，气象部门预计海王影响范围很大，本省北部区域将受到袭击。省政府为此特发紧急明传，要求各地加强防范。明传中特别强调，近年本省气候异常，已经连续三年干旱，今年春夏两季亦干旱少雨，一些地方夏收作物颗粒无收，人畜饮水困难。大旱之后易大涝，目前格外需要加强警惕，防范台风。省里电文面对全省，各地情况各有不同，本市位于省境南部，电报谈及的强台风海王即便光临，影响区域在省境北边，与本市关系不大，但是李龙章市长却要拿它做文章，表现出非常重视的姿态。

张子清在会上调侃，问唐亚泰：“海王先生有什么重要指示？”

唐亚泰说：“海王先生说没事，恭请张副市长回家睡觉。”

李龙章即指示：“不对不对。这个要格外重视。”

张子清响应：“当然，台风应该怕，不敢不怕。”

唐亚泰建议：“请张副市长进一步明确指示，该怎么怕，怎么不怕？”

唐亚泰是故意调侃，引张子清说话。张子清即进一步明确指示，说一群麻雀飞过来，看到一个稻草人，麻雀们慌了，啪啦啪啦全飞走，这个叫作害怕。麻雀飞到林子边，那里张着一面捕鸟网，麻雀们一看没有稻草人，以为不要紧，奋不顾身一头撞进网里，一个个挂在网上晃荡，这个就叫作不怕。

李龙章说：“诸位，扯远了。”

张子清说：“看看李大人的脸，就知道要出事了，情况非常严重。”

“不开玩笑。”李龙章说，“咱们得立足及早防范，不能出事。”

李龙章紧急召集碰头会，不仅是学习省政府明传电报，更在于部署落实。他让政府办主任孙庆明拿出一个单子，要求各位市领导立刻分头下到各县区，按照省政府明传电报精神，检查各县区防汛抗台风准备情况，督促早做安排，加强防范。

张子清一看就发现问题：“这活怎么分的？小曹怎么啦？”

孙庆明说：“曹副市长去省里开会，赶不回来。”

“他不是明天就回来吗？”

孙庆明没敢再吱声。

小曹刚从省外经委下来任职，是个博士，年轻，不上四十。他在政府班子里分管对外经济事务，挂钩东城区。在孙庆明拿出的领导分头下去的单子里，小曹和张子清挂钩点对调了一下，张子清挂钩的北岭市交给小曹，而东城区则改划在张子清的名下。

李龙章出来说了一个理由：北岭市拟举办一个大型对外招商活动，需要小曹去协调安排，就让小曹在那里顺便检查落实一下抗击海王台风准备情况。张子清掉过来检查东城，主要考虑他情况熟悉，经验比较丰富，也考虑他近期身体不好，痛风，拄根拐棒，行动不便，还是就近下乡为好。

张子清发笑，当即表示感谢：“李市长清楚，本人属马。”

唐亚泰插嘴：“人家李市长属羊，咱们马不如羊。”

张子清称如不如另当别论，要点是马长了四条腿，加根拐棒一共五条腿，跑路不是问题。李市长为他考虑得很周到，好意心领了，但是毋须调整，他身体不要紧。虽然麻风十分痛苦，自己尚能对付，不必考虑照顾。本来他已经安排今天上午去北岭了解情况，没必要再做改变。招商活动的事情陈竞明给他汇报过，时间很充裕，陈竞明是大油条，招商活动于陈是小意思，不需要大家费心。此刻陈竞明时运大旺，状态正佳，更不必替他担心。如果需要，张子清在北岭检查抗台风准备，也可以顺便了解招商活动情况，不必劳驾小曹专程去跑。东城这边就不必动了，还是按原有分工，归小曹去管。如有特殊情况李市长可以直接指示，没有谁比李市长对

东城更熟悉了。

他们都知道彼此是在绕圈子。李龙章要张子清去东城，肯定不是只让张子清去检查省里某份明传电报收到了没有，是否认真学习落实。显然李龙章想把今年东城防汛这一块交给张子清，先以让他去检查为名，继而让他接着管。东城位置重要，李龙章不放心小曹，怕他经验不足，一旦碰上特殊情况，可能应付不了。这种担心和打算自然不便明讲，但是李龙章不讲也罢，偏要扯上张子清手中那支拐棒，搞得有如在照顾残疾人就业，让张子清很不舒服。他知道李龙章对他的拐棒有些看法，不完全是随意提及，旁人不明白，他们俩彼此清楚。张子清因此强调身体无恙，可以坚持到北岭去，那意思是他不想调换到东城，需要的话李龙章去另请高明吧。

李龙章松口却不容易。他不再拿拐棒说事，却还坚持原议。这人板着个脸，说出去的话轻易不会改变。

“张副身体没问题，这就好，我放心了。”他说，“安排还是这样吧，东城拜托了。”

张子清也不松口：“我的情况市长清楚，也不知道过了初一，还有没有十五。东城免了吧，省得到时候折腾。”

李龙章说：“现在先拜托，到时候有情况再说，这样行吧？”

张子清笑笑道：“这何必呢？李大人爱折腾？”

那时唐亚泰就在对面使眼色。唐亚泰了解张子清，知道张子清那么一侃一笑，弄不好就该“不怒而威”了。还好李龙章也清楚，他先忍了下来，没再紧逼不放。

东城事项没再提起。

上午的碰头会开到十点，匆匆散会。张子清连办公室都没回，撑着拐棒出了会场，直接下电梯，上轿车离开，前往北岭。北岭虽用了个“北”字，却在本市市境最南侧，高速公路上得跑两个来小时。北岭是本市南部重镇，千年古县，十五年前改市，现为县级市，或称“小市”。“小市”之上是“大市”，或称“地级市”“设区市”。张子清是“大市”副市长，号称挂钩北岭，平时去的也不多，有事时跑一跑，并不需要具体去管，毕竟一级有一级的职权，不能越俎代庖。这一次张子清坚持去北岭，除因为本来就归他挂钩，也因为北岭位置靠南，本次台风范围再大也够不着，没多少事情也没什么问题。东城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，即便这一回不遭风雨，下一回就不好说，以一句俗语评述，叫作“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”。张子清总是预感东城要出事，不出则已，一出必是大事。张子清不是奋不顾身往捕鸟网里钻的麻雀，他也不怕稻草人，只是以他目前的情况，确实倦于再卷进那种大事中。

结果孙庆明电话追了过来。张子清断定李龙章还有想法，因此毫不客气给孙庆明洗脸，聊作回应。李大人想谁爱谁悉听尊便，别打本人的主意。

洗过孙庆明之后，张子清略作考虑，决定给朱平去一个电话。朱平是市委书记，第一把手，目前本市比李龙章更大的唯一官员，张子清有必要跟他略作通气，讨一句话。在电话里张子清并不提及自己与李龙章关于东城区的争执，只问了一个问题。

“我在高速公路上，去北岭。”张子清问，“朱书记有什么交代吗？”

朱平有交代：“告诉陈竞明，让他少发“语录”，多做实事，检点一些。”

张子清笑笑：“这话可有些刺耳。”

朱平说：“就说是我交代的。”

## 2

陈竞明有一句著名“语录”，叫作“有权不用过期作废”。追根溯源这句话属于流行语，由来已久，不仅陈竞明时而开玩笑般挂在嘴边，许多人也都会讲，它的发明权和专利权肯定不归陈竞明，为什么却被视为“陈氏语录”？因为陈竞明比别人研究得深，学习得透，见解比较独到。例如他解释“过期作废”，说那指的是长度，权力有其长度就像一根皮尺，这根皮尺拉到头，咱们就作废了。

陈竞明决定在他尚未作废之际，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在自己那块地盘上大兴土木，修一座石塔。时下官员彰显政绩，不外修桥铺路盖房子，或者建设文明公厕等等，那些选项陈竞明都懂，修一座塔则他人未必想得到。陈竞明为官不时突发奇想，多有超常思维和举动，经常让人感觉疑惑，摸不着头脑，修这座石塔尤其有些奇怪，其决定的动机与选择的时机都格外令人费解。

陈竞明管辖的那块地盘里有一座小山，当地人称“前山”，位置在城区之北，亦称“北岭”，当年本地立县以“北岭”为名，想来与该山岭有关，后来县改市依旧沿用北岭为市名。“前山”“北岭”两名，指的是同一座小山，民间多讲“前山”，而文人多用“北岭”，略有雅俗之别。陈竞明决定将这座小山周边山坡开辟为公园，并在山顶上修一座七层石塔，拟修的这座石塔非佛非道，无关宗教，却与天气相关。陈竞明说，台风又要来了，这个台风叫作海王，省、市两级政府发明传下通知，强调抓好抗台风。抗台风要有常规措施，也要有新思路新办法，建一座石塔就是新思路新办法。这座塔叫作“镇风塔”，有如《西游记》里龙王爷的定风珠，有了它就不怕台风了，需要时召之即来，让台风给咱们带点雨，不需要时挥之即去，让台风绕开走。

陈竞明就是这种风格，真话玩笑话掺着说。

那天上午十一时，陈竞明决定在前山山顶气象站现场办公，研究修塔建公园相关事项。这个会议本来已经通知明日上午召开，因副市长张子清将前来本市检查抗击海王台风工作，陈竞明需要陪同张开展检查落实，因此决定把现场办公提到今天，在张副市长到来之前开完。陈竞明让政府办紧急通知分管副市长，以及土地、交通、财政、建设、文化等十余个相关部门领导于半小时后赶到前山。前山说来不远，眼见就在城区边上，没有几个公里数，问题是这座山位置虽然显眼，此刻实为荒山，山坡上景色杂乱，树木、杂草、乱石加上荒坟，斑驳陆离，山上并无公路，只有一条可通摩托车的小道。陈竞明指定开现场会的气象站位于山顶上，那儿用一圈木栅栏围起一块小平地，摆着若干百叶箱，一旁有一间石头小屋。这小屋及相关设施被称作“气象站”，其实它们只是一个气象采集点，小屋里只在台风大雨等特殊时期有人值班，平时不住人，时间到了才有气象台人员骑着摩托车上山抄一抄表，换一换电池什么的。

陈竞明临时决定现场办公，接到通知的各位官员压力很大。时已近午，大家的肚子都饿了，一些清闲单位的人员已经在收拾办公桌准备下班，性急点的只怕已经溜号，这种时候还开个屁会。但是陈竞明贵为北岭市长，其人很硬，大权在握，他的会没人敢不来，只要不是远在外地公干未归，或者躺在手术台上开膛破肚，谁都得把手头的事情先放下来，迅速赶往陈竞明指定地点。前山只有摩托车道，与会者上山，轿车只能开到山脚，然后就得徒步登顶。上山的小路弯弯曲曲盘山而行，走起来费时间，很适合退休老人健身缓步，各位与会者却得另辟蹊径，从乱坟荒草中往上走，因为陈竞明那种脾气，晚到了肯定要接受表扬，以大家的自身体验，宁愿踩乱坟，不想受该领导表扬，因此午餐前夕临时召集的本次现场办公有如登山比赛。

这种场合免不了会有一个人落在最后，并因此受到褒奖。本次比赛获奖者为田庄，市建设局局长。田庄不上四十，年纪不算大，但是个头矮胖，长了个啤酒肚，体型较不适合剧烈运动，因此尽管勉为其难，尽其可能于前山乱坟荒草间奋力拼搏，努力向上，终究还是功亏一篑。

陈竞明表扬：“田家庄屁颠屁颠跑了个第一。”

田庄很委屈，表示自己一接通知立刻动身，一口气都没敢多喘。

“辛苦了，拿什么奖励你？”

人家不敢想。陈竞明还是发布指示，让秘书科长给田庄发奖。奖品是一条毛巾，不是新的，且有些湿漉漉。这是陈竞明自己使用的物品，徒步上山时用于擦汗。陈竞明说他本人与各位一样都是爬上山的，没叫人用轿子抬，因此汗湿一条毛巾。这条毛巾已经在山顶水池里洗过了，卫生没有问题，田庄不嫌弃的话，尽管拿去擦汗。

“今天要巴结田家庄。”陈竞明说，“免得大家没饭吃。”

幸好陈竞明有大事操心，加上田局长确实大汗淋漓，所以表扬比较肤浅，未曾深入进行。陈竞明只给田庄奖一毛巾，并命其放血，说大家饿肚子爬山，中饭就吃田家庄。田家庄里不缺山珍海味土鸡番鸭，今天时间有限，免了，一人一盒快餐，赶紧送上山来。必须保证卫生，不许饭凉汤冷，如果大家吃了拉稀，前山上到处腐败，所有屁股概由田家庄负责擦洗。

田庄轻易过关，喜不自禁：“可以可以。”赶紧跑到一边去打电话让人定快餐。

陈竞明为人行事有风格，他自称是“嘴无遮拦，口吐莲花”。此人言谈确实比较鲜明直率，不像一些地方官员满嘴套话，听来让人昏昏欲睡。陈竞明身为领导，在比他更大的领导面前，很难无所顾忌，敢怒敢言，毫不遮拦，却也不会光是唯唯诺诺。陈竞明在下属面前发话比较直接，特别是“表扬”不留情面，其所谓“口吐莲花”让人很受伤很畏惧，分寸偏重，备显权威。陈竞明的莲花品种比较奇怪，十朵九刺，例如明知建设局长大名田庄，偏要刺为“田家庄”，调侃之余，兼表居高临下的亲切。这些莲花多带泥土味，不像场面上做“重要讲话”念稿子时满嘴标准提法和“文明用语”，失之抑扬顿挫，却也因此格外生动。

现场办公期间，陈竞明于前山山顶接到小赵电话，报称张副市长开完会，十点多钟才从市区出发，现在还在高速公路上，估计下午一点左右才能到达北岭。张副市长交代，让陈竞明尽管忙去，不要等他。

陈竞明说：“小赵，我跟他说。”

隔一小会儿，手机里传来张子清的声音：“陈竞朋怎么啦？”

陈竞明提意见，说如果“竞朋”是朋友那个朋，那不够味。不如旁边再加个鸟，弄成大鹏那个“鹏”，那个好。

张子清笑：“那行，加个鸟。”

陈竞明再提意见：“老大不能不体恤下属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？”

陈竞明说，上级领导在高速公路上快活逍遥，下级在饭桌边等着饿，那滋味不好受啊。

张子清说：“纪委事情我不过问，我管台风。”

陈竞明笑，让领导无须担心，北岭没有丝毫问题。省政府明传和市政府明传全都收到了，正在迅速贯彻落实，除了各种常规手段，还有新思路新办法。其实大领导大可不必劳累远来，台风那东西又不是今天才生出来，哪一年不来玩几回？谁没见过？他研究得很清楚，这个海王台风离得太远，打死了也够不着，别说台风了，只怕连台风影子都晃不到，太遗憾。北岭这边眼下旱情严重，苦等台风带几滴水，只骂他奶奶的海王只有影子，该来的它偏偏不来。

张子清说：“陈竞朋这么牛？”

陈竞明笑：“再牛不敢牛老大。赶在你驾到之前，我特地把各部门领导召集到前山气象台这里开现场会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学习上级明传电报，研究抗击海王重大措施。不认真点我怎么向你汇报？没法交代啊。”

张子清问：“你有这么清楚吗？”

陈竞明笑：“正在这里开会呢，一边开一边探头探脑，一心苦等电话，盼望领导的车冒出头来。”

张子清即查问：“一心等谁的电话呢？”

“等张领导驾到，马帮小会师。”

“还有大会师吗？”

“托领导的福，也许呢。”陈竞明回答。

两人道了一会儿见，收了电话。陈竞明刚把手机关上，铃声“嘟”又响了起来。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：正是他一心等着的电话，来自省城，一个朋友，身居要津。

这个电话传递了两个消息，一喜一忧。

“事情基本定了。”朋友告诉陈竞明。

当着众人，陈竞明面无表情，只是嘴上表示道谢。

“注意一点。”对方交代，“又有信了。”

陈竞明发笑：“很多新精神？”

“刘贤平那些事你把握好。”

“放心。”

一个电话两个消息，“基本定了”是喜，“又有信了”是忧。天下事总是这样，喜中有忧，忧中有喜，很难好事全占，也不坏事全摊。

挂断手机后，陈竞明抓紧时间现场办公，建塔修公园。

此刻前山山顶空空如也，只有荒草乱坟包围中的百叶箱和小石屋。这里的景况将迅速得到改变，一座石塔将矗立山顶，该塔有个好名字，叫作“镇风塔”，单凭这个名字，台风什么的听了就害怕，叫作“避之唯恐不及”。这座塔有七层之高，用花岗石砌成，拔地而起，雄踞山巅，俯瞰市区。塔周边荒芜山坡将进行配套改造，遍植绿树，修建步行道、观光亭和各种配套建筑，形成一个公园。为了建成这座镇风塔以及周边公园，需要征用大片山地，迁移所有坟墓，气象站另迁新址，同时要开辟道路，架设输电线路和变压装置，修筑渠道和抽水房。整个项目虽然不算十分巨大，在北岭也算一大工程，它与房地产开发有别，属公益项目，民心工程，有赖于领导强力推动，各部门通力协作。这个项目的运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，眼下还有若干问题需要通过现场办公研究解决。

陈竞明让与会各部门一一汇报，提出各自问题。各部门涉及的问题很杂，主要有规划方案审定、征地手续报批、气象站新址建设等等。陈竞明强调他不管牛肉账，谁管谁负责，弄不下来不要紧，给他打个报告说自己不行就可以了，他会另请高明。

“告诉我这里边哪个问题最大。”他问。

田庄回答：“关键还是钱。”

“这事我表过态，陈市长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”

大家说不出话。陈竞明发表感慨，说眼下许多人提起做官两眼放光，没做想做，做了想升，其实做官还是要有点小本事，解决不了问题做什么官？不如回家睡觉。在这一方面他愿意给大家做个榜样。本市建设局田家庄现在缺钱，口袋里那几毛钱只够买快餐，不够建塔修公园，这个问题不必发愁，他来亲自解决。所谓“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”，讲的是市财政没有这一块预算，哪怕他陈市长也批不出这笔钱，但是陈市长不会让尿憋死，会想办法。有一种办法叫作“空手套白狼”，这种办法科学含量不高，技术含量不低，陈市长在这方面可算自学成才。

“最难的我亲自处理。”他说，“你们的屁股不要找我，自己去擦。”

也许是因为刚才接的那个电话，一喜一忧两个消息让陈竞明心有所动，他在现场会上多说了几句感言。他进一步阐述在前山山顶修塔的用意，称之除了镇住台风，也还有望风之效。前山紧挨市区，不远不近正相宜，不高不低恰刚好。一座塔再高不外三四十米，如果建在山下，或者城区里，立刻会被各种大楼淹没，建在前山却能借山之势，尽在楼宇之上。前山不高，可供市区百姓或者外来客人攀爬，既可健身，又不需要太费劲，上到山头可以饱览风光，这里风光不错，特别是脚下的城区景观很值得看。近年间北岭经济发展，各业兴旺，城区建设突飞猛进，路宽楼高，桥梁飞起，新区一片片从地里冒出来，就像夏天林地里的蘑菇，还有大片工地欣欣向荣，景况不说是沧海桑田，至少是脱胎换骨。但是只有房子道路厂区工地不够，这就像画一条龙，光是画出龙的蛇身鳞片高头利爪，还是条没有精神的死龙，龙需要点睛，点睛才能活。所以他力主在前山修公园建塔，镇风塔就是龙眼，修它就是画龙点睛。到时候从这颗龙眼睛往山下看，可以看见一片好风景，找到一些感觉。

建设局长田庄对自身业务很敏感，当即随声附和，说陈市长最有眼光，前山这个龙眼睛点起来会非常明亮，山下城区各个角落都看得见，每天都能欣赏。塔身上可以牵挂彩灯，无论天昏地暗，一到夜间通体光明，建成之后一定是城区第一景观。

陈竞明说这颗龙眼睛现在还在嘴上，把它变成现实需要大家努力。他要求下属各部门按照期限完成各自任务，可以提前，不许拖后，工程必须如期开工投建。所谓“有权不用过期作废”，现在不把它弄起来等什么時候？待到黄花菜凉，陈市长“作废”了再来遗憾吗？陈市长属马，到时候拍马走人，大家热烈欢送，鞭炮往哪里挂呢？所以需要修一座塔，届时可以把鞭炮从塔顶垂挂到塔基，放个惊天动地。这叫作雁过留声。

一旁的分管副市长赶紧打圆场：“陈市长这是开玩笑。”

陈竞明笑笑：“谁知道呢。”

他让大家不必瞎猜。这些日子风言风语很多，免不了还有举报信飞来飞去，这种事他见得多了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所谓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有举报信就去寄吧，如果单位里经费困难，可以给他打个报告，他会签字批准，买邮票买信纸花不了多少钱，财政承担得起。他到北岭市几年，办了不少事情，但是自我检讨也有欠缺，他这个人生得不好，特别是嘴长得不好，容易伤人，在座的大都未能幸免，都被他“表扬”过，念在都是为了推进工作，意见不要太大。有意见可以说，有举报信也可以寄，最好能够光明正大，起码有些实事求是，不要一个劲往大里说，拼老命往死里写。说实的他不怕这个，如今做官当权者谁没有几封举报信？路边讨钱的乞丐想求几封拜读，只怕无处可求。有信其实也算运气，没有运气求不来，运气到了城墙也挡不住，是不是？眼下这个时期比较特殊，大家注意把握，小心着点，拿文明用语说就是：好自为之。

山顶上鸦雀无声。

陈竞明称自己是有感而发，各位心知肚明就好，不要求回去传达。他为什么决定在前山建镇风塔？除了想念台风，不免也想念举报信。他到北岭工作这么些年，自认为各方面大有进展，经济建设方面尤其突出，大家尽可以拿眼睛四下去看。当前他觉得还需要狠抓一下其他方面工作，所以才决定修建这座镇风塔。其实大家很清楚，说要拿“镇风塔”当定风珠抗击台风，这多半是开玩笑，这座塔的真正用处在于镇住歪风邪气，强化北岭的廉政建设，可视为本地反腐倡廉强化廉政建设一大重要举措，因此也可称之为“廉政塔”。等这座塔修好，他考虑可以在里边设计若干陈列橱窗，或设置若干“举报信”专柜，专门收藏各种举报信，实名的匿名的假名的分门别类收好，供干部群众在游玩之际参观学习，接受教育。塔前场地上可以挖一口大水池，尽量挖深一点，塔的门柱上可以请名书法家写一副对联，叫作“塔高威风大，水浅王八多”，以此表明它不是普通旅游设施，有其特殊重要性，对本地廉政建设意义重大。其重大意义还可以深入研究，大家可以当个课题，研究出新有大奖，提拔重用优先考虑。

陈竞明就是这种风格，所谓“口吐莲花”，众下属早已习惯，知道他亦真亦假，亦庄亦谐，不必过于追究其遣词造句是否规范。

现场办公持续了近两个小时，其间有一个一个电话打来干扰，陈竞明一边接电话，一边做其重要讲话。现场会一直开到一点过后，接待科长从宾馆打来消息，报称张子清副市长已经抵达，进房间安顿好了。陈竞明没再多费口舌，及时结束办公，这时才命各位在山上吃田家庄盒饭，临时加一个议程，让市政府办主任利用吃饭时间宣读省、市政府抗台风防汛的明传电报，要求大家一边建塔，一边准备海王。

陈竞明没在山上用饭，先行赶下山去接待客人。他坐摩托车下到山脚，上了停在那里的轿车，从前山山脚赶到政府大院边的北岭宾馆。

接待科长守候在宾馆餐厅门边，领着陈竞明直接进了客人所在的包间。陈竞明一进门，围坐在里边大圆饭桌边的人“哗”的一起鼓掌。

“热烈祝贺！热烈祝贺！”

陈竞明笑：“好一桌牛鬼蛇神。”

原来他赶回宾馆，不是接待张子清，是跟这些“牛鬼蛇神”吃饭。张子清行事有规律，喜欢到点吃饭，不爱拖时拖顿。今天一早陈竞明曾给张子清打过一个电话，询问领导几点动身，什么时间可以到北岭，中午想吃清淡点，还是油腻点？张子清告诉他，由于突然通知开市长碰头会，动身可能会晚，到北岭可能过午。中饭不需要陈竞明安排，就在高速公路休息区解决，根据时间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。张子清有午休习惯，他交代陈竞明不要等他，他到宾馆后直接去房间休息，下午再见面商量工作。

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陈竞明说，“那我就自行吃饭了。”

陈竞明的自行吃饭就是接受这一桌牛鬼蛇神的热烈祝贺。所谓牛鬼蛇神纯属玩笑，这一桌人个个有头有脸，为首的是朱建国。朱建国是省里一家银行的副行长，如陈竞明所笑，他相当于一台印钞机。这台印钞机出自本市，荣升省行之前，在北岭和市行都干过，陈竞明与他相熟多年，一直有来往。朱建国那个位子不只年薪高，人家观世音一般普度众生，手中一支笔画的都是钱，地方官个个巴结。但是有时候则是朱建国巴结地方官，特别是家乡父母官，因为总有一些自家事情需要地方官帮忙。昨日朱建国回北岭省亲，给陈竞明打个电话，约定今日中午一起吃饭。陈竞明问他这顿饭可有什么由头？他说是因为一瓶茅台，据说是三十年的，要劳驾陈竞明看看真假。陈竞明问明都有些谁参加，而后欣然应允，只是提到自己中午可能得先接待张子清，而后再转场，会拖点时间。朱建国称不要紧，可以等，如今吃饭不是因为肚子饿。

结果一桌人拖到这个时候，才一起“热烈祝贺”。

陈竞明说：“事情还挂在天上，祝贺早了只怕有问题啊。”

朱建国说：“如今什么事不得做在前头？”

那一桌人来自各个方面，彼此都熟悉。朱建国指着座中一个西装革履者问陈竞明：“你看这是谁？”

陈竞明说：“这位先生油头粉面，我不认识。”

那人笑：“陈市长不要取笑。”

陈竞明也笑：“原来戴老板还活着，没有牺牲。”

对方跟着开玩笑：“专程赶来热烈祝贺，不怕牺牲。”

陈竞明说：“那个事先不说，今天戴老板算是落网了，别想跑。”

他拿手揪着对方的西装袖子，说戴老板从地底下冒出来是天意，来得正好。他会通知公安局派两个警察过来暂扣，免得戴老板再玩失踪。

朱建国笑：“可以等喝完酒再通知警察。”

戴老板叫戴鹏飞，名义上是港商，实为省城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。戴老板家在省城，移民澳洲，在香港注册企业，再回来投资，狡兔三窟。戴老板麾下企业在北岭开发过几个项目，因而与陈竞明相熟，老板本人

很活络，胆子大，会来事，却也不时卷入是非。前些时候戴老板忽然消失不见，传说是犯了事跑到香港躲风头，此刻风头过了，他又冒将出来，请朱建国出面召集，把陈竞明拉到“热烈祝贺”现场。戴鹏飞拎出几瓶茅台，其中一瓶据说已经藏了三十年。

“腐败啊。”陈竞明说，“这一瓶得几万？”

“自己的东西，免费。”戴鹏飞说，“大家高兴就好。”

陈竞明心里有数。戴鹏飞的三十年茅台免费，但是他的鞋印收费，戴老板烧钱肯定有事，为这件事请出一台印钞机，还有好酒，利益不在小数，“热烈祝贺”只是一个由头。果然酒过三巡，戴鹏飞借敬酒之机，把陈竞明拉在一边耳语：“陈市长支持支持，城东那块地给我吧。”

陈竞明答应得非常干脆：“可以。没问题。”

戴老板喜出望外：“真的？”

“我作废了吗？”

“感谢感谢！”

“就拿这个谢我？放屁两声？”

“要什么陈市长尽管说。”

陈竞明要戴鹏飞放血，狠狠放一回。市区北边前山山顶要修一座塔，陈市长手中缺钱，拟空手套白狼，找一个冤大头顶账，戴老板很合适。

戴鹏飞不愧当老板，脑子转得快，眼珠子一动，他就估了个数。

“少说大几百万吧？”他说，“陈市长宰我这么狠？”

“城东那块地容积率可以给你改一改，多盖两幢楼，你都有了。”

而后酒宴上，戴鹏飞不再像起初那样频频起身敬酒，活跃周旋于各位间，他不停地喝汤，两眼放光，紧张思忖。

散席时他对陈竞明说：“陈市长太厉害，这个活不好接。”

陈竞明说：“那么算了，我找别人。”

朱建国批评：“戴老板不要小家子气，看准就投资，买他陈竞明一股。”

戴鹏飞说：“除非陈市长放宽一点条件。”

陈竞明不吭声，拿起手机打电话。

“丁局长吗？”他问。

电话里有声音传出：“陈市长什么事？”

“马上派两个警察到市宾馆餐厅找我。”

那时一桌人鸦雀无声，戴鹏飞脸色全变。

朱建国大笑：“陈市长把戴老板吓死了。”

### 3

肖瑞溪接到陈凯一个电话。

“你还在办公室吧？”陈凯问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过来一下。”陈凯说。

肖瑞溪感觉异常。

肖瑞溪的办公室在县纪委的小楼上，与县委办公楼隔着一个小广场。陈凯是县委书记，肖瑞溪是县纪委书记，半小时前他们刚在陈凯那边碰过面。当时肖瑞溪找陈凯请假，因为市纪委有事通知肖瑞溪明天上午去，他准备今晚即动身回市里。班子成员离开当地，需要跟主要领导说一声，加上刚接到通知，明天上午县各套班子开会，学习贯彻省、市政府明传电报，研究部署抗击海王台风工作，肖瑞溪因上级召见不能参加这个会议，需要向书记说明。陈凯听情况后点点头，只说去吧，没问题。肖瑞溪特地询问，抗台风这件事书记有什么要求吗？陈凯没什么特别要求，说这个海王离得远，到不了岭边、北岭这一线。咱们当然不能不在意，学习部署检查落实还是要的，特别是下边乡镇松懈不得。肖瑞溪表示等他从市里回来，马上就下去分管乡镇贯彻落实。几句话说完，告辞回到纪委这边，没想到紧接着陈凯又打电话让他过去。

他到了陈凯办公室。有人正向陈凯汇报工作，陈凯一见肖瑞溪到就把汇报者打发走，吩咐把门带上，把他俩关在办公室里。

“他们刚刚跟我说了。”陈凯道。

“谁？”肖瑞溪问。

“纪委领导，市里。”

肖瑞溪不吭声。

“通知你去约谈。怎么回事？”

肖瑞溪说：“我也感觉奇怪。”

刚才肖瑞溪过来请假，说是去市纪委，陈凯听了没在意，以为是纪委开会或者商量案件什么的。肖瑞溪走后，恰市纪委一位领导给陈凯打电话谈事情，陈凯随口开玩笑，说市纪委工作抓太紧啦。海王眼看就到，下边

领导分兵把口，各自分管乡镇，县纪委书记也不例外，这种时候还叫他们到市里开什么会呢。对方这才通了气，说市纪委并无会议，叫肖瑞溪来是领导约谈，有点事。陈凯不觉吃惊，询问约谈什么？工作还是个人事项？得知是个人事项，陈凯很不放心。对方没有具体说明什么个人事项，只讲有些情况需要核实。人家只能点到为止，因为相关事项还在了解，没有足够把握，也怕走漏风声，不能多讲。他们给陈凯先通个气也有必要，如果肖瑞溪有情况，必定牵扯到县里的工作安排，陈凯是县委书记，第一把手，肖瑞溪的直接领导，需要有个思想准备。肖瑞溪身份特殊，是县纪委书记，被上级纪委约谈，大水冲向龙王庙，通常不会是一般事项，陈凯知道后感觉很意外，不放心，他在电话里特地强调县里近来事情很多，不仅仅是抗台风一件，肖瑞溪管一大摊子，工作离不开，如果只是一般问题，了解了解就可以了，不要太折腾。

“我只能讲到这个程度。”陈凯对肖瑞溪说。

肖瑞溪点头：“书记态度很重要。”

他告诉陈凯自己没什么事，不要紧，请陈凯放心。

“工作很努力，也许是叫我去表扬表扬。”他还开了句玩笑。

肖瑞溪的玩笑通常不好笑，当时听来不怎么样，回头想想有点冷，偏于所谓“冷笑话”一类。这个人以及他的笑话都缺乏足够的幽默度，他向来话不多，往往该说不说，此刻也不例外。

肖瑞溪当晚离开岭边，回到市区家中，第二天一早按通知要求赶到了市纪委。

约他谈话的是市纪委黄副书记。领导开门见山，问一笔钱，一笔赃款。

肖瑞溪问：“谁拿钱了？”

“你啊。”

“领导开玩笑？”

“你以为是？”

肖瑞溪不吭声。好一阵子，他问：“这是谁搞的？”

“问你呢。”

纪委查处各类腐败案件，没有哪个案子不涉及赃款。这一次有些特殊，牵扯的官员本身是基层一级纪委主管，本该去指挥办案查核犯案者受贿多少多少万元，查实没收并上报之，而不是就牵扯自己的某一笔赃款做出说明。纪委干部出事时下也有所见，影响特别不好，因此上级主管部门非常重视，特地把肖瑞溪传唤过来谈话。黄副书记没有披露具体情况，只说根据他们掌握，肖瑞溪利用职权，拿了一笔不该拿的钱，有一定数额。具体多少万，谁给肖瑞溪，因为什么事，怎么发现的，一概不说。

“现在要你回忆一下，做出说明。”黄说。

这是通常办法。肖瑞溪有可能直接讲出已经被问的这笔钱，也可能讲出其他更多更大的事项。如果肖瑞溪没有更多的事情，这笔钱又能老实承认，虽然已不能计为主动坦白自首，至少不会因抗拒交代而加重案情。